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九

明　季本　撰

魯頌

魯者諸侯之國也成王時封周公之子伯禽於魯在今兖州府曲阜縣實奄之故地也夫諸侯之國宜皆有頌蓋太師陳詩之時諸國雅頌必兼采之但以意在觀風故併入於風而雅頌亦於其中自有別焉魯以周公之後其國猶有聖人之風故臣子之頌其君

者無有諛辭如泮水閟宮二篇可以見其實意而師摯為魯太師其序樂必有定次孔子以魯為宗國必親有考馬故特別以魯名見魯之可頌者如此也若周公之德亦宜頌於宗廟而今無之必亦散失矣其駉駜則似風而篡入者安得遂以魯為有頌無風哉

詳見總論六義

駉

經旨曰此詩蓋美伯禽牧馬之盛也體亦似風要當

與定之方中為一類耳小序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度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以意為之說也黄東發嘗有辯矣夫僖公非賢君也考其始終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所不有何善之足稱哉特以在齊桓時為其所庇故能不失聲聞耳詳見春秋私考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下序乃盛稱其美此非虚譽邪至於請命于周而作頌之語則尤誕矣故謂

此詩非伯禽不足以當之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賦也

牡馬剛健而能致遠者言馬之牡而復係以駉蓋駉者遠之義也致遠惟牡馬能勝故特言之在坰之野鄭氏以為避民居與良田是也薄言駉者謂略自駉者而言之自駉之外尚多也驈皇驪黄言其色之多也彭彭馬之壯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以無疆之思

而思及於馬此馬之所以善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賦也

伾伾大而有力也才者善而有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賦也

繹繹連屬之貌言馬之善走也作者强奮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

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賦也

祛車之捷也徂往也言馬之能行也○此詩之旨所重在思上三章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皆緝熈不已之意而末則總而歸之於無邪正以見思之所以為思在於無邪而已蓋脩德工夫莫要於此故孔子取以蔽三百篇之旨此非虚稱之辭蓋言伯禽之實德也蘇氏謂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孔子斷章取之非也孔子必以實德示人若假空言則不能感物矣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

經旨曰此詩亦美伯禽君臣相慶樂之辭蓋必伯禽時君臣和德相與故有此氣象魯他君不足以當之此與駉為一類亦風體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賦也）振振鷺鷺于下（興也）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興意○咽音淵下章並同）

駜馬肥彊貌有駜卿大夫所乘之馬也乘黃四馬皆

黄也公公所夙夜在公謂勤政也明明者無時而不明以起下章飲燕之不亂也鷺烏名詳見宛丘字義此以烏言集傳以為鷺羽非也鷺潔白之烏鼓聲振動則或下或飛故謂之振鷺以興潔白之士因作樂之鼓聲而鼓舞於德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言卿大夫乘此乘黄而夙夜在公以脩明其政事故在公燕飲則皆醉酒飽德興起於善曰醉言舞則善心起而不知為之者矣是其君臣相忘而可以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賦也振振鷺鷺于飛興也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興意

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歸止而不過之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賦也

載燕亦飲酒而相和也君子指其君有有年也穀善也君有和德則足以致豐年而垂世善此頌禱之辭

也以和德為本此今日之樂所以鼓舞而不能自已者也見其樂之正而非淫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

經旨曰此詩美伯禽之治惟於泮水講學而服遠之功皆本於此也舊說以為美僖公者誤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也

思發語辭泮詳見文王有聲字義樂泮水詩人言泮水之可樂也芹菜名說見采菽可為葅但味不如蓴之美以菜而生於泮水則尤潔地也故方欲采之以為豆實而魯侯適至也下二章藻茆亦然茷茷飛揚也噦噦聲有節而小也公即魯侯也無小大而皆從公以往於泮從之者衆而皆欲問學也此章言伯禽之始至學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也

藻說見采蘋蹻蹻舉足高貌昭昭謂魯侯之德音也蓋見其馬而知其爲敷教來也色笑所謂即之溫也匪怒即色笑其教如此敷教以寛也此章言伯禽至泮而善誘循循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賦也

茆鳧葵也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

謂之尊菜者也魯侯講學泮宮每至必燕飲故魯人於其來每采芹藻茆以待之正為飲酒故也永錫難老蒙上文飲旨酒言願神錫之以難老之福使之順君子之長道以屈服魯國之群衆欲其久於敷教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賦也

伯禽為治專在學宮此周公之家法也穆穆即無聲

無臭之意敬明其德敬慎威儀内外合一之學也維
民之則即皇建其有極也允文允武亦自德言烈祖
指文王也言魯侯之德具文武之實則與文王不二
矣寧不有以昭格烈祖乎靡有不孝孝也自求伊祜
一孝足以感神明而福自求之也詳此語意是何等
學術功夫蓋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此豈虛誇之辭而
可以語僖公邪此言伯禽之能感格烈祖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賦也○陶音姚

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克明其德即敬明其德也惟敬明故克明矣當時為魯患者淮夷詳見江漢經旨下即費誓所謂淮夷徐戎並興也故特舉淮夷攸服言之馘謂截所獲者之左耳也詳見皇矣字義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即此事也獻馘獻囚俱指淮夷獻皆在泮可見魯侯常在泮聽政而受成

告訊常在此也先王時諸侯為治類如此言淮夷之服以見講學之效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賦也○狄他歷反

此言將士以和德而成功也濟濟衆多齊一之貌多士則承命征淮夷之士即泮宮講學之人也克廣德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所謂萬物一體也桓桓武貌狄與逷同遠也東南即淮夷也烝烝衆也皇皇大也

吴諠譁也揚夸張也訩爭訟也不告于訩正多士廣德心之實言濟濟征夷之多士無一人不廣其德心者故其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遠雖烝烝然衆進皇皇然大張而皆以德自居無一諠譁夸張者泯其爭訟之私無辭以告于官惟在泮獻其成功而已德心何其克廣邪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慱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賦也

觩弓曲貌搜矢疾聲慱大也徒徒行者也御御車者
也無斁無有厭倦者謂競强也不逆言其順服無復
作慝正孔淑也承上章言將士一心而人人競勸勇
於用武故能克淮夷而甚善不逆也式固爾猶非致
戒之辭此時淮夷已服矣葢本伯禽之德能式固爾
猶故終致淮夷之服如此申上文之意而歸德於伯
禽之能固其謀也謀即訏謨定命之謀謂敷教泮宮
使人知義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興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興意○黮與葚同

此言淮夷來服也首四句有意義之興也蓋鴞本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詳見墓門字義今亦集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可見講學之功格於禽鳥矣矧淮夷雖逆亦人類也其不憬然悔悟而貢獻其所有邪憬字就淮夷心之警省處言之琛寶也兼龜象言元龜大龜也千歲滿尺二寸漢志云不盈尺不為寶荆

揚貢金三品地在淮南故曰南金南金獨曰大賂賂遺也鄭氏謂賂君及卿大夫是也蓋其淮南之所有者故所遺者多也淮夷來獻且賂以見教化之能感人心其效如此○按鴞集泮林食桑黮而懷好音意當時必有此事故傳云桑黮甘甜鴟鴞革響陸農師亦曰鴞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此言蓋有所本似非臆說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宫

經旨曰僖公命奚斯新作周公之廟而詩人樂周公之德欲僖公之善繼也故美其事而願其壽考焉以此祝頌僖公蓋志在周公也可謂得性情之正矣此詩孟子謂之魯頌是當時本以頌名也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賦也

閟宮周公廟也以其宮深密故謂之閟侐靜也正閟字意實實言其根基之完固也枚枚言其條件之分明也此先題作廟之盡善以見僖公崇重周公之意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始也姜嫄生后稷事見生民降之百福者欲以開周也黍稷重穋稙穉菽麥諸穀名詳見七月字義此言后稷能知穀性有相之道而尭以其有功於民

故封於邰使之奄有下國也后稷教民稼穡誕降嘉種而俾民有稷黍稻秬則天下人心無彼疆此界莫不歸之所謂奄有下土也纘繼也平水土者禹之緒也稷降播種所以繼之此申奄有下國之意蓋天之生民安之必欲養之平水土則既安矣非播種何以養乎此禹稷之功所以為大而百福之所以歸也周家功業蓋已發端於此矣○黍稷稻秬與生民嘉種不同互有詳畧耳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賦也

大王遷岐肇基王迹而商之人心日漸歸周如翦之也故曰翦商非謂其有翦商之志也至文武克纘其緒則積功累仁矣届至也謂人心皆欲伐商是天命之已至也武王因天命之至而師於牧野所以致之

也順人心以伐商不敢貳之而有所疑慮惟以天命
為可畏也此與大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義同敦如
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治商猶言正商也旅者合將
士之衆而言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為周公有大功
發也故成王告以欲封其元子之意焉元子指伯禽
啓開宇居也此推周公之功以起下章廟祀之意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

上章言俾侯于魯告周公之言此言俾侯于東則實命伯禽矣附庸小國不能五十里而附於魯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僖公無疑龍旂者交龍之旂諸侯建於車上者謂乘此車以出承祀於周公廟也耳耳轡垂貌享獻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四時之廟祭錯舉二時也忒差也宗廟合禮之祭何差之有祭皇

皇后帝而以后稷配郊祀也饗歆其祭也宜以其祭為宜也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郊神格而降福也周公皇祖稱周公為皇祖非指群公也福女謂廟格之福也大意以祭周公為重當時魯之郊祀非禮天必不饗故先言龍旂承祀而不懈於春秋之祀者為不忒以見周公之廟為所當祭也至於郊后帝而配以后稷用騂犧之享恐天惡其禮之忒而不以為宜也則必無福故言天亦降福以見未厭魯德之意令天既

以魯郊為宜而饗之則周公又安得而不畀之福哉即郊以起廟此詩人之微辭也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者特使之用於周公之廟耳必無命魯郊天之理葢魯自僭之此章言魯得祀周公而有致饗之道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賦也

周正之秋始於午中晝於酉中則在酉中之前即夏正秋嘗之日也此亦主祭於周公之廟而言楅衡止觸恐壞其角也周禮封人惟牛牲言設楅衡於羊牲不言也竊意牛羊皆有角則宜並設楅衡矣白牡與騂剛並言則白牡謂羊騂剛謂牛蓋指太牢之二公羊傳附為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之說此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也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將將

大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太古之羹湆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籩豆大房之下當脫一句如鼓鐘喤喤之類故集傳定此章為十七句夫牲具大牢酒用犧尊毛炰胾羹之品籩豆大房之器言其禮之備也鐘鼓喤喤之聲萬舞洋洋之舞言其樂之和也禮

備樂和而孝孫有慶謂僖公祭周公盡禮而獲福也熾盛也昌者熾之達也臧者壽之善也昌熾以福言壽臧以壽言國人以其能感格周公故祝頌之而欲天假之福壽使得以永守周公家法而大魯國焉三壽三卿也曰三壽者謂人君表正百官使之敏德而可久居其位則三卿皆老成之人故以壽言耳以之為朋則典刑不失國如岡陵之固而不至虧崩震騰魯國之常長可保矣非以岡陵祝三卿之壽也自俾

爾熾昌以下皆頌禱之辭俾爾云者願天之使之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賦也

大國之賦十井出車一乘諸侯方百里提封萬井共得千乘故曰公車千乘每乘三十人千乘共得三萬人故曰公徒三萬舊説以為方十里出車一乘每乘

七十五人者非也詳辯於讀禮疑圖卷三增增衆也
戎狄不止西戎北狄蓋蠻夷之通稱而徐戎淮夷皆
在其中矣膺服膺不忘懲警戒不怨也此二句本周
公言周公留心於戎狄荆舒故孟子兩引之皆歸於
周公非以此頌僖公也承繼也即孟子以承三聖之
承言人莫有如我之敢承周公者若曰惟魯能承之
耳蓋魯國車徒之盛足以壯國威而承祖志故國人
願其壽考也富年之盛也本壽而言黄髮老人髮白

而更黄也台背說見行葦亦祝君壽之辭壽胥與試
蘇氏謂願其壽而相與試才力以為用者得之大亦
本昌而言即熾之所達也耇者年老之稱艾歷也謂
更歷無窮也疾啙則能害壽無害所以萬有千歲也
此反覆祝之以求壽考欲其長禦外患以安魯也僖
公之時楚人暴横淮夷徐戎强盛而僖公僅從齊桓
公伐楚及桓公没而魯遂與楚通至於淮夷徐戎畧
不加意賴周公餘澤而得少安故詩人因其新周公

之廟而以周公之功望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

詹與瞻同望也泰山非魯本封内地後世兼併以為望耳故曰詹奄大也龜蒙則魯封内二山也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大東極東近海之地也極東之海邦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與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而諸夷莫不率從矣

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大王文王之得人心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

鳧繹亦魯封内二山名保有者保其所本有也徐宅謂宅於徐州之地者也徐宅之海邦如郯莒之類是也蠻貊如徐州之戎衞北之狄是也南夷如荆楚是也僖公時戎狄荆楚皆為中國患及從齊桓覇令脩

政交鄰故郯莒服而淮夷無不服矣淮夷服而蠻貊

南夷莫敢不諾矣即上章淮夷來同莫不率從之意

也若順也謂順魯侯之德也淮夷在魯東境素號崛

强而東南往來之要衝也故所重在淮夷而特舉以

為言此兩章蓋因前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之言而終其意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

兒齒賦也

前章累言俾爾熾昌壽臧富大耇艾諸福之備是天所錫之全福也祭時所嘏之福不外乎此故曰純嘏非謂郊天錫嘏之辭也保魯即前章奄有龜蒙保有鳧繹之意常與嘗同近薛之邑許近鄭之田考之春秋僖公時無復常許之事蓋必常易薛地在春秋之前許易鄭祊在春秋之初久猶未復故詩人以此望僖公歟謂欲服四夷當自保魯國始而周公之故地

不可不復也魯侯燕喜者本其有德而安於所喜言也妻指聲姜母指成風令妻者令其妻使之順從也壽母者壽其母使之安樂也宜大夫庶士者宜其群臣使之恪恭也此脩身以刑其妻以悅其親以正其臣之序言欲保魯國又當自此始也邦國是有正謂保魯也保魯而至海邦以及於夷狄是多受祉也故又願其黃髮兒齒享壽無窮以永終魯國之治焉兒齒齒落而更生細者亦壽徵也○此詩所以頌僖公

者欲其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邦國正邦國以正四夷乃為多福而皆歸於壽蓋非壽無以致成功不可以為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賦也

徂徠新甫二山名斷斬之也度量之也八尺曰尋桷榱也椽方曰桷舄方貌新廟即周公之廟以其更新故謂之新廟奕奕上下相承之意作者營治其事也

奚斯必以周公為重而營作盡心故特以作廟之功歸之曼長也且碩即寢廟孔碩也連奕奕言之則曰曼耳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故春秋之中凡用民力於所不當為必書而獨不録閟宫之作則謂此為當作不以為勞民耳

閟宫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

此集傳所分章也舊說以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十二句為一章以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三十八句為一章集傳則自后稷之孫至為周室輔十七句為一章自乃命魯公至亦其福女十七句為一章自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為一章謂籩豆大房之下當脫一句如鼓鍾喤喤之類均之為十七句且王

曰叔父及魯宇輔皆與女旅叶韻於義爲長

詩說解頤正釋卷二十九

詩說解頤正釋卷三十

明 季本 撰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敷五教之功乃賜姓子而封之商其地在大華之陽河洛之閒漢為弘農之上洛今西安府之商州也大華之北為雍州南為梁州而商則豫州之西境界乎雍梁者也商本伯爵

其國七十里契之孫相土在夏為王官之伯出長諸
侯即古之方伯也故遷商邱因堯時火正閼伯之墟
其地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也商邱之稱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邱歟歷十二世
至湯猶居其職商丘之北五十里為亳邑即漢梁國
之蒙縣也地有景山今在兖州府曹縣東四十里湯
會諸侯於此而始受命焉左氏所謂湯有景亳之命
伊尹所謂朕載自亳者也其實則因相土商邱之居

是商卯即亳而冢其密邇之地豈必別立一都哉以其在北故曰北亳其地與葛為鄰葛者今歸德府寧陵縣也在商卯西六十里及既伐桀則以河南之南為有夏畿内之地而徙都經理焉孔安國謂湯自商卯而遷者得之因故亳之名是為西亳即文王於其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三阪立尹之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也湯既即位為天子則復歸商卯而度形勝之便定都於其東南四十五里在唐之宋州

穀熟縣南亦仍亳名是為南亳孟子所謂太甲復歸於亳者是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而三亳之名由是起矣湯之受命始於北亳故所至以亳名都而其有天下之號則仍商之舊封無所改也凡七傳而仲丁遷囂囂史記作隞並讀為敖皇甫謐以為河南之敖倉也在今開封府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括地志所謂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二十五里殷時敖地也又九傳至盤庚而遷相

相在戰國時鄴地即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也索隱謂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括地志謂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塚殷墟據此則書所謂盤庚遷於殷者本相之殷墟而言矣盤庚以前未有殷號而改商為殷實自此始其後稱之者則或曰殷或曰商或曰殷商常兼及之亦不因改殷而廢商之舊也然殷商之别則固有由矣夫遷國大事也非可輕舉者或以親諸侯或以控夷狄或

以避水患葢欲利民不得已耳故相土為王官之伯都商卯以為治所而湯世纉其功因之為亳此皆諸侯時事而王命之所得為也若西亳南亳之遷則湯既為天子而所計在天下矣仲丁之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葢湯五傳至於雍己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太戊代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在位七十五年宜其有經畧矣葢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皐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

馬誠遠計也仲丁為之子才不足以有為又國內多夷寇而亨國日淺度不能勝遷國之任其必太戊之所經始而仲丁享其成功者歟直至盤庚之世嚣有河決之患則又不得不遷而其遷則北至於相豈非以相為可居哉蓋自禹功既施河流就下黎陽大伾以北水得所歸故從西山東注不復南行況商時去禹不遠冀兖之間絶無水患惟豫州瀕河之地濟水絶河滙為滎澤河濟分流所爭咫尺偶溢滎隄豈無

一決則河將引濟東南流而嚚不免於受害矣司馬遷以為禹自滎陽引河東南為鴻溝鄘道元所謂禹塞滛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非也其必因秦始皇使王賁攻魏決河灌大梁城決處遂大不可復補而附會為禹時已然邪故漢王横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然則滎澤之渠非禹故道殷亦尚有賢聖之君度當不久而塞但未

塞之前其勢不止及嚚而已其下流必合浚儀睢水
而趨商邱以入淮泗則亳之故都不可復也而相當
奧野地勢稍高故遷於此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
八遷湯始居亳距契止十四世而即有八遷何其遷
之易也八遷之說本無經據惟相土遷商邱出於左
傳至湯遂為亳都此理之可信者也其餘七遷文既
不詳似皆誕說耳又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是
河亶甲自嚚遷相而遷相之後祖乙又遷耿而圮也

括地志以耿為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即今蒲州河津縣也史記作邢葢字之誤也仁山金氏則仍經世説遂以為圯耿徙居而謂其地為邢州龍岡縣即今順德府邢臺縣距相百五十里是又謂祖乙有二遷也河亶甲者仲丁之弟祖乙者河亶甲之子纔二十餘年間而有三遷似亦太數在嚻乃傷於水災而遷耿又不免於河圯何其不懲既往邪其後盤庚之遷書序謂治亳殷説者皆指殷為西亳則不在

相而在偃師矣迄於商亡乃在朝歌朝歌者今衛輝府淇縣也在相南一百四十六里意必為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耳不然則與相同一河北密邇之地何必別立一都哉史記又云武乙去亳徙河北亳指北亳蓋謂盤庚所遷在此而不以其為遷相也今日河北明日河南今日河南明日河北倏移遠地忽就故都若奕者舉棊不定然未見其為謀之審而永終之圖也故商之遷國當以盤庚為正其曰

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謂始封之商也商卯之亳也西亳也南亳也囂也盤庚未遷之前倂始封之商而計之為邦者五非謂五遷也其曰先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者謂仲丁遷囂在成皐多山之地也其曰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者謂囂時有水患也其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囂在河南相在河北盤庚自囂而遷相也自盤庚遷相而商祚終於河北矣故索隱括地志謂盤庚所遷在相者不為無見也而諸說之

附會豈不判然易明哉紂亡而周武王以朝歌封紂子武庚為殷侯及武庚以叛誅而求微子為殷後爵以上公其國在宋即商邱也商頌宋之所存蓋孔子學於殷禮而有得者其散失則在秦火後矣國語謂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鄭氏遂謂孔子時又亡七篇皆附會之說也詳見總論六義及魯

頌下

那

經旨曰此詩序以為祀成湯也觀嘉容夷懌之言其必歌於祀禮既畢而將告利成之時者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賦也

猗歎辭那多也謂樂無不設也置陳也樂器多矣獨言鞉與鼓者鞉以節樂樂則以鞉將之是樂成由鞉也鼓謂路鼓亦以節樂無當於五聲而五聲不得不和者是樂之所成又在鼓也故舉此二樂以括之曰奏鼓則以之鼓鬼享也簡簡聲之踈濶不混也烈祖

謂湯也集傳以此為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今以經文考之未見此一節之定為迎牲也竊意商人尚聲亦但言大槩耳故衎烈祖者通乎祭獻而言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賦也

湯孫以主祭之時王言祀湯自太甲始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奏作樂也假感格也綏安也思成謂思其

所自成即誠也以其心安故謂之綏本上文奏鼓以衎烈祖言惟誠則上下皆敬而清静無譁矣鞉也鼓也管也皆堂下之樂也其聲讙濫若在堂下而合衆樂則渾於濁矣鞉鼓淵淵然則其聲深也管嘒嘒然則其聲細也皆清静而不急促之意高下適宜曰和始終有節曰平磬謂堂上之玉磬非堂下之編磬也磬以立辨其聲詘然而堂上之玉磬為尤清管聲與玉磬相依則不至於飛揚過越所以為和而平也於

赫者歎其誠敬在心赫然明著也穆穆不顯也言湯孫主祭之誠本甚明著而其作樂之聲乃本於不顯此即是奏假無言所以能致感格也舊說多以赫為作樂之盛而穆穆則稱其美豈有子孫自誇盛美於先祖前之禮哉○此詩連以三聲字為韻别是一體安成劉氏曰見商人之質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也賦

庸鏞通堂下之編鐘詳見靈臺字義斁猶絡繹之繹

言交錯也此蓋合樂後事而其聲為急節為亂辭矣奕者奕然陳列之意蓋九獻既畢旅酬既行則舞者退而分列於庭矣嘉客即楚茨為賔為客之客指助祭者而言非必謂先代之後也助祭者夷懌正獻酬交錯而笑語卒獲之事也詳見楚茨字義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賦也

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敬之

所自自古在昔猶言從古已往之先民也作謂起而行之也温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蓋敬之所傳者久矣湯之聖敬日躋亦此敬也我乃湯孫則敬乃先祖之家法也今日先祖所以顧予烝嘗者正為湯孫用此敬而奉祭耳此自言其以敬而獲饗也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

那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一章分五節今爲四章○按此詩舊說但據國語閔馬父之言葢與詩序同出一傳竊意詩之殘闕多矣豈可信其必然哉詳見

商頌題下

烈祖

經旨曰此必祭成湯而受釐降福之詩也不然則祭不祈福何以所言皆得福之辭邪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

烈祖湯也秩常也秩秩然有序也申錫無疆即有秩斯祜也爾蓋歌者指湯孫也及爾斯所言自始傳至今正及爾身見申錫之無已也申錫無疆一句乃一章之大旨下二節乃申言之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賦也○鬷與奏同

載盛於瓚所以祼也賚與也思成誠也義見上篇此言求神之始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而既與我之誠

神既格矣和羮銂羮五味調而内湆正則羮既宿戒而和平乃薦熟行禮之時也此時作樂以假於先祖極其誠敬無有言說人皆化之肅然無爭而神又安我以黄耇無疆之福也黄耇即眉壽蓋神享則孝子之心安至於黄耇而常安是無疆也有壽然後得以享福福在安而不在壽所謂安者於下節見之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賦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詳見采芑字義此以諸侯所乘之車言也以假以享言得萬國之歡心而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以感格之誠而獻於神明也溥廣將大也受廣大之天命而降以豐年使黍稷多而得以致孝享此本其得天心言也是以祖考來格來饗而降福無疆則天下皆受其福矣所謂申錫無疆者如此皆烈祖有秩之祜也而所以致此者當求其本於誠焉誠之格先祖者必自得天心始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賦也

此二句解之亦有可通但似衍文耳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二句

集傳一章分四節今為四章○上篇言樂與

此篇所重皆在奏假而不言牲見商人尚聲

之意

玄鳥

經旨曰序以為祀高宗也華谷嚴氏釋之以為祀高

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先烈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也

玄鳥降謂鳦遺卵也曰天命則玄鳥之降天實爲之也生商者生契也鄭氏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是也此與姜嫄事同豈可謂無此理哉商在今西安府商洛之地本契所封至盤庚遷相始改商稱殷故盤庚以前未有殷號其曰宅殷土者據後

世稱殷時而追言於湯耳蓋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此時已改商號為殷矣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武德之湯也正者正天下之人心也人心正而天下皆在其所域矣此言商有天下自湯始而實天所命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賦也

方四方后諸侯也九有九州也四方諸侯受命而九有皆為所有正上文正域四方之意先后指湯殆危

也人心安故不殆武丁湯之裔孫也故曰孫子此言湯之受命能以德得人心之安故其福至於武丁也

武丁廟號高宗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賦也

武王即武湯蓋後人追稱為武王也能勝武王之任則可以為善繼武湯矣天下諸侯但言十乘者以九州牧伯諸大國而言大糦宗廟大祭之黍稷也承奉也謂諸侯皆來助祭見人心之歸武丁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賦也

止定也邦畿一定則天下定矣猶所謂京師天下之極也肇始也定天下之封域自邦畿始故曰肇域承上文言諸侯所以來助祭而歸心者以武丁能立極於京師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賦也

假至也四海來假言人心歸之即上文域四海也祁

祁舒徐不已之意景大也員均也猶言畢集也武丁時繼盤庚都相東南北近於河言諸侯輻輳大集於河也此申上文域四海之意集傳以景為景亳之景則景山在北亳非可語於武丁時也武丁以令德宜民宜人故能受天命而百祿歸之見武丁得人心之本在德以申上文肇域四海之意蓋化始於邦畿而治本於脩德也

玄鳥五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四句一章三句

集傳一章分五節今爲五章

長發

經旨曰序云大禘也集傳疑之以爲祫祭之詩今觀詩内但言玄王相土成湯而不及群廟則非祫矣盖禘者審諦功德之義其說本於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文云祖者受命爲天子之祖如湯是也祖所自出則其先爲諸侯而有功德者如玄王相土是也審其有功德者而祭之故謂之禘但

湯之先世有玄冥者相土之曾孫也而上甲微者又玄冥之孫也按國語冥勤其官而水死又云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殷人報焉皆宜禘者也而詩不之及豈詩之簡編猶有脫漏歟不然則國語之言本附會而禮家遂傳以為禮歟然伊尹之配則有合於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說矣詳見廟制考義卷一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賦〇隕音員也

濬深哲智也以契之德言長猶遠也祥謂吉之所起即德之微見者也言商之興由有濬哲之德是祥之所發也能及於遠故曰長敷布也方四方也幅隕謂四邊之周圍也蓋分布九州以正四方自京師以外盡諸夏之大國為疆而幅隕既長則天下皆在疆理之中而致治矣契為司徒與禹同時佐堯即禹功以見契發祥之始也有娀簡狄毋家其國蓋在商洛之

地而以之封商與周之封邰義同將大也帝上帝也立扶植之意子女也言堯時天下既治而有娀之國方有昌大之勢其所以大者則由天扶植其女使之生契以啓商封也言契而本於有娀不言其夫可見簡狄吞卵而生契之事乃實天命而非有夫者此正言其祥之所發而封商以及於遠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

玄王契也契未嘗稱王自後王追稱之耳謂之玄則深微之意即上章所謂濬也桓撥以武德而撥亂即上章所謂哲也達與在邦必達之達同言隨其所受小大之國而其德能通也率履謂其所循行也越過也率履不越本其持己言也視顯示也顯示於人則足以感發人心即所謂達也契為司徒以敷五教蓋其本於身以化民者如此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海外有截非謂商益大也蓋外大國是疆

之意孔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能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者入為王官之伯出為諸侯也其說是已契亦未嘗有天下而曰受小國大國者皆以其能得人心言也此敘契及相土之功以明商王迹之所起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

此言湯之受命有天下也自契以來天命雖歸於商

然王業未成天命尚未齊也至湯而天命不違使有天下乃始齊也不遲猶言不後日躋日躋至於極也惟其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久而不息也所以祗上帝者如此而已帝命式于九圍申湯齊之意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賦也

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下國諸侯也綴繫也旒者旗之縿為旒所綴以喻天子為諸侯所繫

厲也競強絿緩也剛者競之本柔者絿之本優優和裕之意百祿即天休之多也遒聚也此承上章帝命式于九圍而言湯得諸侯之歸而何天之休者以敬德之見於敷政剛柔相濟和裕不迫是以能聚百祿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賦也

小共大共謂小國大國所供之貢也駿厖齊詩作駿

駹謂馬也喻其能負重致逺之意龍當作寵奏勇非謂武功謂德之奮發而能任事也震動者動揺也戁竦者畏懾也自其遇事而言謂之震動自其存心而言謂之畏懾總合也○此上二章言得天命由於得人心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賦也

武王觧見上篇旆懸於旗以示必征者也詳見六月

守義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承上章言人心既歸然後可以伐暴是為應天順人之舉非順人心不可以為畏天命非畏天命不可以為虔曷遏通莫我敢曷所謂仁者無敵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苞喻桀三蘖喻韋顧昆吾一苞而生三蘖本同惡相濟而皆無敢遏我烈烈之威故其惡莫能自遂而自達也九有有截謂人皆歸湯同心欲伐暴也既伐韋顧而昆吾夏桀次之見當時用師之序也此章言湯恭行天討

而成救民之功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賦也

中葉商之中世也當中葉而震業謂遭夏后氏之衰商人危懼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也商本伯國地方七十里國雖仍舊而無有能新其命者政為夏之暴君所陵耳允信也天子指湯降下也天子以能下賢為允阿倚衡平倚以取

平之義阿衡即保衡伊尹之官名言湯屈已以下卿士不敢自高所以阿衡之臣實左右之以共成商業也所謂湯以七十里得伊尹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則大享而以伊尹配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

經旨曰此必高宗伐楚有功後王以其能繼成湯之

緒也特於湯始受命之亳立廟以祀之故詩中推原湯之所以受命而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蓋盤庚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北如春秋時楚之陵虐陳宋也北亳即宋故北亳之

建廟其慰淮北人之思乎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賦也

撻鞭驅之意盤庚以後改號稱殷故曰殷武荆楚者

荆州之楚亦先王封國其君不知何人非周時所封熊繹之楚也其俗尚鬼故曰鬼方此即高宗伐鬼方之事也罙深也高宗之兵本非不武但意在柔服因荆負固三年不克故鞭驅之奮勇而前然後深入其險阻之地不加殺戮惟裒聚荆之衆庶使之截然整齊各居其所而其地盡平此高宗之功也以其繼成湯之緒故稱湯孫而下章遂推本湯緒言之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

上章言伐楚之功此章則言責楚之義也居國南鄉言近也享以貢獻之物言王以朝見之期言夷狄之朝貢各有時也謂成湯之世雖氐羌遠夷亦皆來享來王曰此商常禮况女荆楚以南國諸侯之近而可以背畔不來乎此正成湯之緒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賦也○適音謫

此承上章言諸侯之來辟以見成湯之緒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庭也適譴也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脩矣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如此則荆楚之背畔非所以免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

此章言天所以封建諸侯之意嚴畏也葢天所以降

監人君者觀於下民下民所不欲君則天命遽絶此民心之所以可畏也僭差濫過也賞不僭刑不濫而勤勵自强則所謂稼穡匪解者在其中矣如此則不拂民心而天命之所歸也天命所歸即其福也天命封建下國之諸侯而福及於其所當福福之則無禍適矣封建諸侯之意如此而荆楚可不畏乎葢亦言成湯始封諸侯之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賦也

商邑以成湯始受命之都言蓋北亳非殷都也翼翼竦起貌謂四方之極立於此而竦然特起望之可敬也此總言成湯所以得諸侯之歸心者其本在此而因言高宗能繼其緒故既服荆楚而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其聲名赫赫然顯著其威靈濯濯然光潔語其壽則享國五十九年又天下治安而為我後世子孫立長久之業以永保無疆此高宗中興之功

所以為大而人心之所以不能忘歟

○陟彼景山松栢九九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賦也

景山在北亳取景山之木而立廟故知廟在商邑不在殷都也九九圓直也斷短也遷自山徙至廟所也方正斲斫也斲之使正也虔如虔劉之虔截也梴篆斲虔言長也旅衆楹柱也閑不過其度之意寢廟中之寢也安作廟以安高宗之神也覩陟景山之言蓋

舊都與湯廟相依故高宗之神甚安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按高宗殷之賢王也當其亮陰之初即能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而得傅說相之殷之中興非偶然者其伐荆楚久而不克蓋與舜命伯禹征苗事同但伯禹則退而脩德七旬而有苗格高宗則必待撻武奮伐而後能克豈惟德之不逮哉抑蠻夷之狎於不順時亦

與古異矣

詩說解頤正釋卷三十